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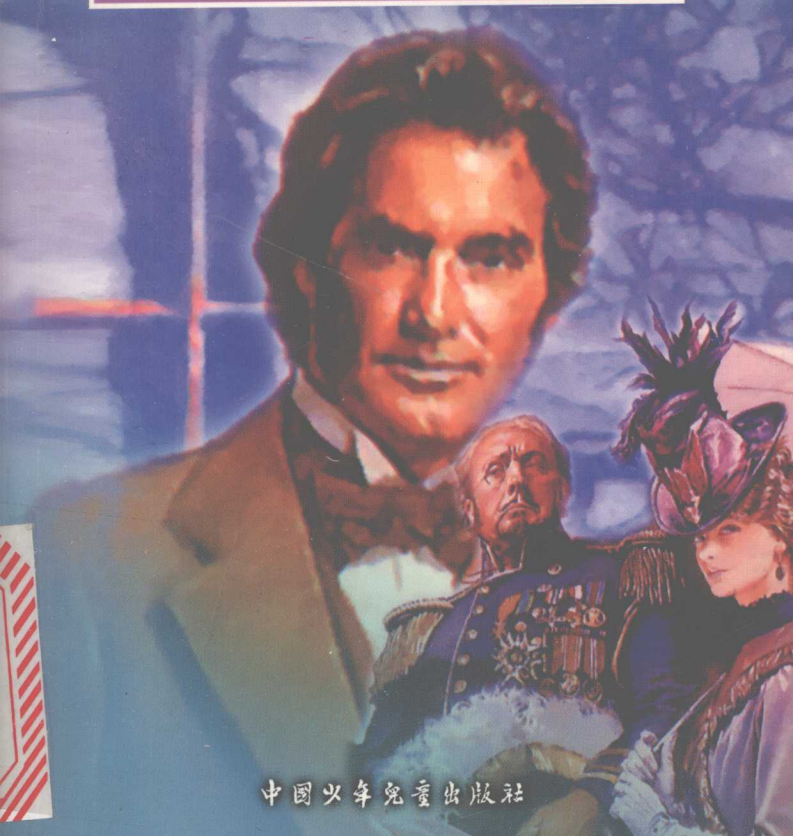
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 夜色温柔

[美] 菲茨杰拉德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 夜色温柔

〔美〕菲茨杰拉德

缩编 赵冬 赏析 黄 琪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色温柔 / (美) 菲茨杰拉德著; 赵冬缩编; 黄卫赏析.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11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  
ISBN 7-5007-5488-4

I. 夜… II. ①菲…②赵…③黄…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5918 号

封面设计: 简毅 华胤

版式设计: 缪惟

责任编辑: 常林

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 夜色温柔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 100708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70 1/32 3.875 印张 印数: 15000 册

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7-5007-5488-4/G·4280 定价: 4.80 元

凡有印装问题, 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

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 (010) 84037667

##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 (1896—1940), 美国小说家。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一个商人家庭, 上过普林斯顿大学。1917年入伍服役, 1919年退伍后, 业余坚持写作, 属“迷惘的一代”作家。创作主要反映美国“爵士时代”城市青年的厌战情绪、精神幻灭和放荡生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世乐园》、《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等, 还有短篇小说四集。



*Bian Zhe De Hua*

## 编者的话

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精神丰富起来。现在，行万里路好办，可以交通工具代步，但要读万卷书，谈何容易？且不说人生苦短，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大概也远远够不上“书山”的一角，或者是“书海”的一粟吧？更何况，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书山”在不断增高，“书海”也在不断扩大。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为此，我们编写了这套《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

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200 册）文学作品，每部作品包括：作者简介、作品缩编和作品（原著）赏析。这些作品中，有的是流传很广、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阅读这些作品，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也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文学修养。

其实，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那些“简介”“提要”之类的书，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书山”、畅游“书海”的引路之作，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

*Bian Zhe De Hua*

示下，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淘”出好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

*Ye Se Wen Rou*

## 第 一 部

温馨的法国里维埃拉海滨。1925年6月的一天上午，一位妇人和她的女儿来到高斯酒店。故事就从女儿罗斯玛丽在海滩上认识了迪克·戴弗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开始。

后来，罗斯玛丽把脸埋在母亲怀里哭了又哭。

“我爱他，妈妈。我爱他爱得无法控制了——我从来没有对谁有过这种感觉。可他结婚了，我也喜欢他——的确毫无希望。啊，我真爱他！”

“我挺想见见他。”

“她请我们星期五吃晚饭。”

“要是你爱上了人，那就该欢喜才对，不该哭。”

罗斯玛丽仰起头，脸上动人地微微一颤，笑出了声。她母亲总能给她重大影响。

星期五晚上八点半，他出门来迎接第一批客人，外衣拿在手上，显得很正式，很有气派。按照他的习惯，和罗斯玛丽母女俩寒暄过后，他等着她们先说话，仿佛是叫她们在新环境里把握一下自己的声音。

回到罗斯玛丽的视角，在此间清新的空气里，她和母亲都以欣赏的眼光四下环顾了一番。超凡脱俗的人一般都有一种品质，能做到在一个不习惯的陌

*Ye Se Wen Rou*

生环境里随遇而安。

“多美的花园啊！”斯皮尔斯太太脱口赞叹了一声。

“尼科尔的花园，”迪克说，“她就是不肯让园子安静点儿——老爱找碴儿，怕园子里出什么毛病。她说不定哪天就会说出现了白粉病、黑斑病，要不就是枯萎病。”他用一根指头指着罗斯玛丽说：“我要给你一顶帽子在沙滩上戴——别推辞。”话说得很轻松，似乎在掩饰一种父亲般的关怀。

他把她们从花园领到露台，在那儿倒了几杯鸡尾酒。厄尔·布雷迪到了，看见罗斯玛丽，感到很惊奇。他的态度比在制片厂温和了一些，好像一进大门就变了个人似的。罗斯玛丽立刻拿他和迪克·戴弗作比较，心中的天平一下子向后者倾斜过去。此人又一次使她产生了一种触电般的感觉。

罗斯玛丽恍然觉得黛安娜别墅就是世界的中心。在这个舞台上，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忽听门铃叮当一声，罗斯玛丽更兴奋了，其他客人一块儿推门进来了——麦基斯科夫妇、艾布拉姆斯、邓弗利、坎皮思先生，一起来到露台。

罗斯玛丽涌起一股揪心的失望——她立刻看了迪克一眼，似乎要对这种不协调的混合问个究竟。但是他脸上并没有露出不平常的表情。他以庄重的态度迎接新来的客人，对他们的一切都非常尊重。罗斯



*Ye Se Wen Rou*

玛丽对他特别信任，过了一会儿就觉得麦基斯科夫妇的到来也没有什么不好，仿佛她本来就打算和他们见面似的。

罗斯玛丽站在汤米·巴尔邦身旁——他显出一种少有的轻蔑神态，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他第二天上午就要离开这里。

“回家吗？”

“家？我没有家。我要去参加一场战争。”

“什么战争？”

“任何战争。最近我没看报，但我觉得有战争——这世界上总有战争。”

“你难道不在乎为什么而战吗？”

“根本不在乎——只要待遇不错就行。每次一感到烦躁，我就到戴弗家来拜访，因为我知道，几星期后我就要去打仗了。”

罗斯玛丽不知说什么好。

“你喜欢戴弗夫妇。”她好像要提醒他似的。

“当然——特别是她——可是他们使我想到战场上去。”

罗斯玛丽琢磨着这话的意思，却琢磨不透。戴弗夫妇使她想永远留在他们身边。

“你有一半美国血统。”她说，仿佛这就能解决了问题似的。

“我也有一半法国血统，我是在英国受的教育，

*Ye Se Wen Rou*

自从18岁以来,我穿过八个国家的军服。但我希望别给你留下个印象,觉得我不喜欢戴弗一家——我喜欢他们,特别是尼科尔。”

她觉得自己仿佛离他很远。他的话里面的言外之意使她厌恶,那些尖刻褻渎的言词削弱了她对戴弗夫妇的敬慕。她心里在琢磨着他所说的那句“特别是她”。

走在小径上的时候,有一阵子她和迪克·戴弗走在了一块儿。体会着他那果断机警的智慧,会让人充满信心地觉得他无所不知。罗斯玛丽是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姑娘,她母亲只关心罗斯玛丽的事业,而罗斯玛丽的心思早飞到事业以外了——她人在电影里,心可不在电影里。所以,看到母亲的脸上露出对迪克·戴弗的赞许时,她认为这就意味着他是“真正的男人”,就意味着允许她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一直在注意着你。”他说,她知道他这话是当真的。“我们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爱上你了。”她低声说。

他假装没注意听,好像这句恭维话纯粹是出于礼貌似的。

“新朋友,”他说,好像这句话很重要,“总比老朋友在一块儿过得愉快。”

这句话她听了不大明白,一边琢磨一边不知不

*Ye Se Wen Rou*

觉坐到了餐桌旁边，夜色一阵阵暗下来，照着餐桌的灯光显得越来越亮。罗斯玛丽看见迪克把她母亲安排在他右手落座，不禁心头一喜；她自己坐在路易·坎皮恩和布雷迪之间。

晚餐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候，一个谁都能觉察出来的变化发生了——人人都丢开了某种东西，某种戒备、担心或疑虑，大家此时都表达出了真正的自我，都实实在在成了戴弗家的客人。不友好或心不在焉的态度，对戴弗夫妇都是一种不礼貌。此时大家都十分和睦，见此情景，罗斯玛丽也觉得每一位客人都不错——除了麦基斯科，此人老想显得与众不同。这倒也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几杯葡萄酒下肚后，他一心要显示此行非常愉快。这时，麦基斯科太太轻轻笑了一声，笑得很怪，仿佛这笑声是一个信号，表示他们已经与世隔绝。戴弗夫妇一听，忽然显得热情洋溢，和蔼可亲，虽说客人们这时已经受到了细致入微的礼遇，也得到了彬彬有礼的赞扬，但夫妇俩好像还要尽量化解客人们因远离家园而可能产生的眷念之情。这时，他们俩对客人们讲了几句话，表达了他们的友谊和感情，话似乎是对各位分别说的，又像是全体一块儿说的。一时间，大家的脸都转向他们俩，就像围着一棵圣诞树的孩子们那一张张可怜巴巴的面孔一样。然后，晚餐便突然中止了——客人们撇开欢宴，敞开心扉进入难得的情感氛围的那个时刻，在

*Ye Se Wen Rou*

它尚未受到不敬的搅扰之时，在客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存在之际，就蓦地停了下来。

但是，南方火热而温柔的灼人魅力——温柔的夜色，远处崖下地中海的幽幽絮语——已经全都转移到了他们身上，与他们浑然一体。罗斯玛丽的妈妈曾夸过尼科尔的一个手袋不错，这时，她看见尼科尔把这个黄色手袋递到她妈妈手里，一边说：“我觉得东西应该属于喜欢它们的人”——接着又把她能找到的所有黄色小东西一古脑儿放了过去，包括一根铅笔、一管口红、一个小笔记本，“因为这些是一块儿的。”

尼科尔不见了，过了一会儿，罗斯玛丽发现迪克也不在那儿了，客人们各自在花园里漫步，有的向露台走过去。

“你想不想，”瓦奥莱特·麦基斯科问罗斯玛丽，“去盥洗室？”罗斯玛丽那时不想去。

“我想，”麦基斯科太太说，“去盥洗室。”她是个直率的女人，这等私事也要对人说说。罗斯玛丽看着她向房子走去，不禁有点儿反感。

罗斯玛丽一心等待着迪克回来。桌子周围已经没几个人了，她和巴尔邦、麦基斯科、阿贝几个还坐在这里。她坐在椅子上，眼睛却看着通向石头露台的小径，麦基斯科太太匆匆走出房门。她显得很兴奋，过来没吭气，随手拉出一把椅子坐下，眼睛瞪得大大

*Ye Se Wen Rou*

的，嘴巴抽动了几下。大家都知道这位是消息灵通人士，目光全转向她，她丈夫也很自然地问了一句：“怎么啦，瓦？”

“我亲爱的——”她口气有点儿不对劲，然后对罗斯玛丽说，“我亲爱的——没什么，我简直没法说。”

“大家都是朋友。”阿贝说。

“我在二楼碰见一个场面，我亲爱的——”

她神秘秘地摇了摇头，把话及时打住了，因为汤米站起来很有礼貌但口气尖锐地对她说：“评论屋里发生的事是不明智的。”

现在——她心想——我总算有机会能单独和他在一起了。他心里一定清楚，因为他的原则和母亲教我的原则是一样的。

罗斯玛丽想对了——他把她从露台上那伙人中分了出来，两人单独呆在一起，离开房子朝下面靠海的那道墙走去。他们一块儿眺望地中海。

“我理解你为什么那样说你妈妈，”他说，“她对你的态度特别好，我想。她有一种在美国很少见的智慧。”

“妈妈是个十全十美的女人。”她祈祷似的说。

“我把我的一个计划和她谈了谈——她告诉你们在法国呆多久取决于你。”

*Ye Se Wen Rou*

取决于你，罗斯玛丽差点儿没有大声说出来。

“既然这儿的事已经完了——”

“完了？”她问道。

“哦，我是说——夏天的这一段过完了，尼科尔的姐姐上个星期走了，巴尔邦明天走，阿贝和玛丽·诺思星期一走。也许我们这个夏天会过得最快活，可是眼下这份快乐是完了。我希望它一下子过去，而不是渐渐消失，让人伤感——所以我才举办了这次聚会。我们的计划是——尼科尔和我去巴黎给阿贝·诺思送行，他要到美国去——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去。”

“妈妈是怎么说的？”

“她好像觉得可以。她自己不想去，想叫你独自去。”

“我长大以后还没回过巴黎呢，”罗斯玛丽说，“我非常愿意和你一块儿去看看。”

“你真好。”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有如金属声，这大概是她始料不及的。“当然，你一来到海滩，我们就感到很兴奋。你身上那种活力，我们肯定那是出于职业习惯的——尤其是尼科尔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些人有这样的活力。”

她的直觉告诉她，他正在把她的注意力慢慢往尼科尔身上引导，所以她也有所收敛，以同样的克制口气说：

*Ye Se Wen Rou*

“我也想了解你们——特别是你。我告诉过你，第一次见面我就爱上你了。”

她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天地间的空气使他的头脑冷静下来，刚才凭着一股冲动把她带到这里，此刻这股冲动消失了，他意识到了两人之间的那种吸引力，意识到了自己是在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情景和不熟悉的对话中努力寻找对策。

这时，他想让她回到房子里去，但是很难办到，而他也并不大情愿失去她。他保持着和蔼的情绪和她开玩笑，她却只感到微风在轻轻吹拂。

“我觉得你是我遇到过的让我最佩服的人——除了我母亲。”

“你有一双浪漫的眼睛。”

他笑了起来，一边和她朝露台走去，在那儿把她交给了尼科尔……

时间过得飞快，是走的时候了，花园里的吊灯还在他们吃过饭的桌子上方亮着。戴弗夫妇并排站在园门口，尼科尔在夜晚的衬托下，显得雍容华贵，迪克叫着每位客人的名字，和他们一一道别。对罗斯玛丽来说，坐车离去，实在是难以忍受。她又想起麦基斯科太太不知在盥洗室里看见了什么。

他们在瓦赞饭店等候尼科尔，一共六个人：罗斯玛丽、诺思夫妇、迪克·戴弗，还有两位法国音乐

*Ye Se Wen Rou*

家。他们来巴黎两天了，可骨子里仍在海滩的阳伞下面。

尼科尔身穿天蓝色套装，就像一方碧空落到了地面似的，她从他们的眼里看出自己是多么漂亮，就对他们嫣然一笑，把她的谢意送给了大家。同桌的三个女人是美国生活潮流的代表。尼科尔的祖父是一位独立创业的美国资本家，外祖父是一位利普·韦森菲尔德家族的伯爵。玛丽·诺思的父亲是个裱糊匠，是泰勒总统的一个后代。罗斯玛丽来自中产阶级的中间阶层，被她母亲在一夜之间推到了好莱坞前所未有的巅峰。她们之间的相像之处以及和众多美国女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全都幸福地存在于男人的世界——她们通过男人而不是靠反对男人来保持自己的个性特征。她们三个都会成为温柔的情妇或贤良的妻子，这倒不在于偶然性的出生门第，而在于一种更具偶然性的因素，即是否找对了男人。

所以罗斯玛丽觉得这次聚会很愉快，是一次美好的午餐会。也许是因为她刚进入了他们的圈子，仿佛是一种催化剂，使他们一反常态，很快就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午餐结束后，罗斯玛丽由一名侍者带领着，来到里面一处电话间，给美法联合电影公司打了个电话。

围起半圈的电话间朝着衣帽间，罗斯玛丽挂上电话的时候，听见两人低声说话，就在一排衣服的另



*Ye Se Wen Rou*

一边，离她不到五英尺。

“这么说你爱我？”

“哦，我当然爱你！”

是尼科尔——罗斯玛丽在电话间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有迈出脚步，接着又听见迪克说：

“我太需要你了——咱们现在就回旅馆去。”尼科尔轻轻叹了口气。一时间，罗斯玛丽并没有听懂这话的意思——但那口吻她还是听出来了。这秘密在她心里剧烈地震荡起来。

“我四点到旅馆。”

罗斯玛丽屏住呼吸，听着两个声音渐渐离去。她刚开始有些吃惊，她曾见到过他们的关系状态，似乎并不特别热情，显得有点儿冷淡。此刻，一股深沉而莫名的强烈感情流过她的身体。她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被吸引住了还是觉得反感，只知道自己被深深触动了。

自从抵达巴黎后，阿贝·诺思就一直处于酒后微醒中。罗斯玛丽这才发现，他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停下脚步喝上一杯。她不明白玛丽·诺思怎么会喜欢他这种嗜好。玛丽十分平静，除了不时笑上一两声外。

“阿贝，我们今晚得早点睡了，喝完这杯就走吧。”玛丽的声音很轻，但是其中不无焦虑。“你不想在船上灌个不停吧。”